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

涌幢小品卷之三

湖上朱國禎輯

國寶

太祖初即位有賈胡浮海以美玉至製大明傳國之寶并置玉圭一二年製一小玉璽曰奉天執中四年置玉圖記二一曰廣運之寶賜中宮一曰厚載之寶又製六寶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天子之寶曰皇帝行寶皇帝信寶皇帝之寶三白三青終太祖世止此未聞他寶也　文皇於壬午十六月十三

日乙丑入京師十七日己巳即位十九日辛未製
皇帝親親之寶二十五日丁丑製皇帝奉天之寶
誥命之寶勅命之寶終　文皇及洪熙以下六朝
未聞增益至嘉靖十八年造　御寶十一顆曰奉
天承運大明天子寶曰天子信寶曰天子行寶皇
帝信寶曰皇帝行寶曰大明受命之寶曰巡狩天
下之寶曰垂訓之寶曰命德之寶曰討罪安民之
寶曰勅正萬民之寶衛輝行宮火法物寶玉多毀
則正統己巳土木之難正德甲戌乾清宮之災所

失者必多有所失必有所補或隨事隨時添置出之內庭則史亦不得書耳今查會典 御寶二十四顆舊製十七顆皇帝奉天之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制誥之寶勑命之寶廣運之寶御前之寶皇帝尊親之寶皇帝親親之寶敬天勤民之寶表章經史之寶欽文之璽丹符出驗四方嘉靖十八年新製七顆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大明受命之寶巡狩天下之寶垂訓之寶命德之寶討罪安民之寶勑正

萬民之寶盡丹符用玉篆在舊製十七顆之內而新製十一顆發尚寶者止七顆也然新舊之間終與史小異亦不能淺考矣

洪武四年製大本堂玉圖記賜　皇太子盤龍紐方一寸二分今會典有　皇太子寶一顆豈卽用此四字爲篆文耶

建文皇帝在儲位夢神人致　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正月　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睹遂

蠲辟命玉人琢爲大璽成親製其文曰天命名德
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命曰凝命神寶方
一尺六寸九分三年告　天地　祖宗爲文宣示
遠近百官稱賀大宴下　奉天門頒賞
中宮厚載之寶原用玉而冊立則金冊金寶龜紐朱
綬文用篆書曰皇后之寶想冊立入宮方用玉寶
也　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宣德元年以　貴妃
孫氏有容德請於　皇太后製金寶　賜之未幾
貴妃有子旋正位　中宮自是　貴妃授寶遂爲故

事

嘉靖末年　上諭內閣　皇祖初製六寶今止存一其五正德甲戌火失之茲西夷有玉可示戶部買盈尺之料補製戶部奉　詔索之賈胡得及格者三以進　詔姑酌用價於官用銀內支給大學士徐階謂不中格乃下部宣諭西夷携巨材以入當以高價酬之未幾又進綠玉盈尺者三　上酌用發價銀七千兩給之然終未愜意仍命購白漿水碧二色玉以進又召戶部尚書高燿諭重價訪

購上品未幾　宮車晏駕　穆宗登極未聞有所
製造也

紅黃玉

世宗既改　郊壇方丘祈朝日夕月壇所用玉爵各
因其色詔戶部覓紅黃玉送御用監製造戶部多
方購之不獲但得紅黃碼碯水精等石以進詔督
尤用仍責求玉十年部臣言中國所用玉大段出
自西域于闐天方諸國及查節年貢牘惟有漿水
一玉菜玉並無紅黃二色且諸國俱接陝西邊界宜

行彼處撫臣厚價訪購詔可至十五年陝西撫臣
上言奉詔求紅黃玉遣人于天方國土魯番撒馬
兒罕哈密諸夷中購之皆無產者戶部尚書梁材
以狀聞 上曰爾等仍多方訪求幷行巡撫諸臣
設法懸購務求必得以稱朕禮神之意於是原任
回回館通事撒文秀言二玉產在阿丹去土魯番西
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爲雌雄有時自鳴請
依宣德時下番事例遣臣齎重貨往購之二玉將
必可得部以遣官非常例第責諸撫按督令文秀

仍于邊地訪求報可

舊璽

弘治十三年陝西都御史熊翀等遣人獻玉璽一云鄠縣民毛志學等於趙倫村泥河水濱所得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色純白微青背有螭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二寸翀等以爲此秦璽復出也事下禮部尚書傅瀚等覆自有秦璽以來歷代得喪存毀眞贋之跡具載史籍今所進璽其篆刻之文既與輟耕錄等書模載魚鳥篆文不同其螭

紐又與史傳等書所記文盤五龍螭鈕二角及旁
刻魏隸者不類且又與宋元所得之璽色各不同
蓋秦之舊璽更歷變故亾毁已久今陝西所進與
昔宋元所得疑皆後世模倣秦璽而刻之者竊惟
璽之爲用以識文書防詐偽非以爲寳玩也自秦
始皇得藍田玉刻爲璽漢以後傳用之自是轉相
因襲巧爭力取意謂得此璽者乃足以受天之命
否則歉然愧耻以爲天命去之不知受命以德不
以璽爲輕重也故求不得則私爲刻造務以欺人

一戒得之輒譁然以爲秦璽君臣色喜交慶徧祀以誇示天下貽笑取譏千載一律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謨廓鑒高出千古不師前代之刻製爲一代之璽文必有義隨事而施眞足以爲聖子神孫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萬世者矣 列聖相承率由祖訓百餘年來別無古璽而受命永昌之福愈隆愈盛 皇上大德懋昭天命匪懈 聖躬萬福宗社奠安正無俟璽而得天之眷有足徵者今此璽出於陝地乃遂以爲天錫聖符交獻諭悅

蓋不自知其非耳宜姑藏之內府以備展玩以彰
聖德以正人心臣等不勝至願　上從之仍命薄賞
志學等白銀五兩

誥勑

國朝文臣誥勑窮工極變皆作諛語大失絲綸之體
高文襄張文忠有禁皆不能改惟勳戚武弁勸爲
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壙志皆
用此法止具本系生卒進封日月與子女名銘語
寥寥結曰益垂不朽云此可稱不朽乎有志者閒

乞文人之筆稍得發揮然亦無幾矣夫由前言之
失于濫由後言之失于隘此亦 聖朝一偏重事
無可奈何者
凡寫誥勑成化二十三年奉 旨照奏准年月塡
寫
總督兵部尚書王鑑川崇古以金書誥軸用寶給
事中張楚城劾之改正舊規惟鐵券塡金餘皆用
墨

武定勑

武定克舉之亂實有司剝削激之使變考洪武十六年　高皇帝武定勅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安民宜從舊俗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襲間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地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携里來歸誠可嘉賞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爾吏曹如勅施行毋怠嗟乎以今日克舉之變觀之　高皇帝何神智

眞超千古也

賜劄

唐太宗討王世充賜少林寺劄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逆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云云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不願者賜地四十頃劄至今寳之傳爲勑以後則勑賜紛紛無之非是矣

批勑尾

李藩字叔翰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勑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勑耶後拜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王鍔賄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曰鍔可兼宰相藩取筆塗去宰相二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奏以筆塗詔將無犯上怒耶藩曰事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竟得寢此唐憲宗時事藩則賢矣憲宗能容亦明主哉

焚勑

宰相焚勑已是難事乃何益爲益昌令焚征茶詔書尤爲奇特觀察使閻而賢之釋不治亦可爲能知人用人者此唐玄宗時事惜史臣忽略觀察使軼其名何軼其地眞缺典也

內外制

宋朝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他官帶者爲外制我　朝視草者皆詞林則是有內制無外制矣而其人每自云典內外制若干豈遂以官之內外分耶

別撰赦書

鄭首字晉信福清人少年強記有俊才能文年十九魁鄉薦朝廷新頒溫公通鑑有鬻于門者首一覽輒能默識高宗南渡大赦天下首以赦書不文別撰數語遣弟子二百人馳宣於水南山下躬效縣官跪拜又以鄉人借地架屋首戲答之曰近來土地窄狹無處可借遂爲人所訐有詔賜死臨刑之際天霧晦黑太史奏東南文星墜上有旨赦之而首已死矣平生著述有六經解及榕溪文集行

於世

頒印

洪熙元年頒制諭及將軍印於邊將雲南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大同總兵官佩征西前將軍印廣西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遼東總兵官佩征虜前將軍印宣府總兵官佩鎮朔將軍印甘肅總兵官佩平羌將軍印交阯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佩征西將軍印有舊授制諭者封識繳回

印惟征虜大將軍爲最重洪武中魏衛涼三公佩

之出塞破虜常李馮諸公亦止副將軍左右副將軍即專征不得佩也永樂七年丘福敗沒臚朐河失之河畔時時紅光一道起射星斗又每有風雷甲馬之異虜不敢過不知禍與諸將能爲神抑印之靈光所浡發耶其敗卒沒虜中者　文皇出塞多自拔來歸有一卒知印所在言於　上掘得之四周皆成龍紋　上見且懾且喜藏內庫洪熙元年方補鑄然不以頒給也此外有鎮朔大將軍印出口外巡邊陽武侯薛祿等佩之平虜大將軍印

有急聽征保國公朱永等佩之印背柳葉文軍行鼓譟護而前驅嘉靖二十九年咸寧侯仇鸞佩平虜印屢發光怪一夕忽作叱咤聲又一日懸空掛於佛燈前衆駭異告鸞入視之鸞再拜墜地聲甚厲磚皆碎鸞生時其母夢胡奴入室再拜忽自斬首裂其屍及是縱恣不法未幾病命成國公朱希忠入臥內收其印鸞悸即死後四日陸炳發其反謀剖棺剉屍如所夢

毅皇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勅內閣寫勑大學士蔣冕

至以死捍卒別取勑行之有勑必有印蔣所執曰

臣不敢名君禮部則無詞以拒矣

印者信也古公私皆有之其製金玉銀銅凡四品

天子曰璽二千石以上曰章千石以下曰印朱文

入印始于唐而漢器物銘多作陽識

矯刻將印

慈谿張公楷以僉都御史監劉聚軍征鄧茂七先

用招降檄檄無聚印信不聽遂矯刻征南將軍印

用之賊稍有降者事平劾奏奪職賊之存亾不止

招降一節且賊首負固降者偏裨亦濟甚事而大將軍印豈可矯用乎自古權宜行事多矣此不可訓

古印

弘治十六年河南府大雨衝壞牆垣下有甎池內藏古銅印三百顆本府官以聞事下禮部令鑄印局官辨驗有識典定二年者至順至元至正年者因言至順至元至正俱元文宗以後年號龍鳳典定又元元末僞主宋年號蓋元政不綱羣雄角逐或

掠得元時有司之印或借竊之徒假元年號而私造之僞相署以號令其黨事敗而遁潛瘞於此者命悉毀之以備別用

許松皐太宰爲司寇時得古銅印一紐板紐有稜稜下有池方寸餘而小篆朱文若私印然于閶伯仁閶得之邠人闢地者曰廷美之章與松皐字正同因摹其文圖其形裝潢爲卷而夏貴洲題曰神錫金符此事往往有之聞丙戌科有吳之鯨者鎮江人未遇時得一印正與名同遂聯捷入中祕事固有偶然者亦不可謂非

數也

存問

存問大臣是　國家盛事邦家極榮有司官宜肅恭將事以俟　君寵近見使者至城外僅主家周旋有司漫不經心亦不出見行賓主禮比迎詔時一切儀仗俱備老臣與使臣盛服控馬趣請所司偃蹇不至有經半日者是何心腸又辛丑年間中書存問一南大司馬至驛惡其不整捶隷人所司聞之大怒擒舟人捶加一倍使者皇急引避草草

了事而去眞所謂委君命草莽是誰之過與莫謂閒散事以爲無傷也

請封

嘉靖初年吏部右侍郎溫仁和以父璽年及八十陳情乞封允之未幾詹事董玘以父復先任雲南知府年八十三母婁氏年七十五比例乞封亦允之此皆未及三年而邀　特恩者雲南公知縣御史太守致仕老益康彊燈下能細書一日晨起拜家廟瞑坐而卒

移封

大臣移封本生大父母者　國朝僅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朱衡與太宰張瀚瀚以兵部左侍郎得之尤爲異數

移封本生者京官起於　世廟年間修撰諸大綬外官起於　神廟年間長垣縣知縣劉學曾劉恂篤雅堅正人與余善爲僉都御史撫保定卒

行人司一署皆進士除司正副外皆八品故事八品父在可貤封沒者不與余同年友王吉士爲行

人丁父憂數日存沒一也　朝廷豈有靳焉特未
有明言者耳特疏以上得允自是司務助教等以
爲請皆得允而母亦得借七品劄稱孺人此眞錫
類之仁也王姿貌魁偉有丰裁而性特慈厚官至
太常少卿
異塗移封起於　世廟都事歐陽念鳴贊喬可聘
巡檢魏炯至　穆廟爲例萬曆十五年停
王官封典
故事王府官九年秩滿得封贈父母萬曆新例止

及存者爲王官巳自可憐又蔪其父母恩𥘵何酷也

諭祭

諭祭有遣本縣主簿者正德中王襄敏公軾其前三祭又皆叅政

優䘏

大臣歸家加輿隸或四或五多至于八惟孫清簡需止加三人子姪欲請縣官補其一公不可曰上巳賜矣又煩有司耶近見杭州蘇州郎庶僚在家

亦有出入輿隸四人暇則守門擔柴水如家僕然此不知起于何時我湖獨無

宋朝褒崇前代名臣如求郭令公之後得其裔孫曰元亨者官永輿助教余謂此事可法如宋之岳武穆文丞相官其子孫或于本縣增一廩生優之亦無不可而惜乎未有言者雖然以顈國之元功大烈絕世且不繼而況議及前朝乎故 國朝法至備而恩至薄

弘治中蘇州陳副使冷庵以考察被誣歸家貧鬻

書自給有司援天順例　詔歲給米五石

楊照爲遼東總兵與戶部郎何東序巡撫侯汝諒先後互相訐奏回衛久之還鎮感憤戰歿無子有二母貧不能自給都御史王之誥聞于　朝月各給米三石免三丁終其身

蕭亮新喻人以廩生討華林有功後戰歿都御史陳金遣官祭之上功　詔賜絹二疋鈔六百貫錄其子長孺爲臬司吏何賞之輕乃爾蕭當贈官并廩其子可也

謚

忠孝二字不竝謚蓋許國養親不兩立此顔眞卿之議也

宋黄勉夫謂本朝單謚文者惟楊大年王荆公二三人單謚正者無之然其後有程正公

韓忠彥卒請謚王居正謂公在熙寧時闢王氏坐講之說有功名教宜謚曰文禮韓氏子以故事未有以禮爲謚求易不從

補謚恠　穆廟初最多録諸忠義致死者然一槩

覃及亦傷于太濫矣

陳敬宗至嘉靖乙巳始加贈禮部侍郎謚文定誥云學優而正行直而堅經事歷五朝抗權貴而彌勁司成滄六考植模範以稱尊誠一代之儒宗篤行之君子

郭明龍在禮部銳然欲奪謚改謚議不克行而一時大嚷有其素亢直對郭大言曰宋高宗時秦檜加盡美之謚當時何嘗奪今日何嘗稱公欲以此定人品末矣郭怒甚欲言其人長揖而去郭憫然

日不做也罷

日記載陳文卒議謚故事凡入閣者皆用文字下加一字如文正文貞之類衆論都文特改例謚之曰莊靖此說非也謚以易名陳謚文是用其名也王文謚毅愍林文謚襄敏亦此意或謂程文德謚文恭林文俊謚文修何居曰程林二字名非一字名也二字名者重在下一字

揚州興化縣高閣老穀卒而賜謚閣本禮部本及通紀諸書皆書文義列卿傳作文教余嘗見高文

集十二卷乃宗子相校刻者甚精好稱高文懿集

不獨票簽為然蕠葉中間細字皆如之宗與其子

若孫必無愱可見諸書皆謬其文亦簡質所作自

諸體外其贈章都由藝𦓳秩處士文絕不見有大

富貴人酬應之篇即此可見其為人矣

乙酉禮部題補謚者卄九人皆從百年上下採公

論甚確潮得六人我潮獨居其二為大理卿陳公

恪少司馬吾師許公乎遠此眞盛事

余年友吳繼疎仁度疎山先生之子也先生清德

重望法應得謚繼疎畢一生精神命脈皆萃於此

余丁酉至京即來共謀慫余單疏　題請皆繼疎

新入吏部余曰如此恐人將以媚吏部二字疑我

且新進詞臣未容草草必省臣乃可遂屬之給舍

羅龍皋棟余起草所引凡十六人吾郡陳大理公

與焉羅又益以數人以後十六人皆得謚此眞生

平得意事其年許師尚無恙

許師開府閩中閩士夫多借商稅爲蠹師盡革之

兼喜講學會江右李見羅諭戍入閩雅稱同志日

夕會講從人太多稍有費用是以怨謗大與李九我閣學非私稅者卻循聲一口牢不可破惟葉臺山少師雅所契慕癸卯師沒葉以南少宰考滿入京余會於京口以師身後事囑之訾李爲少宗伯署部事葉皺眉曰李公在無可爲者余戲曰他日先生在事當如何葉應曰不負不負後議謚李葉俱在相位李被彈不能出葉乃得行其志亦天之所以相許師也

登聞監鼓

登聞鼓院宋顯設官爲監　國朝以給事中錦衣衛各一員直之而無專職名而已矣大約奏者不眞眞者又不能奏甚至有自刎鼓下而無能窮究其實者卽不設可也

奏疏

成化初御史婁洪陳言時事四曰辨邪正推舉在位在野諸臣凡二十三人皆一時名碩而指摘許寧謂其廉能驍勇軍民悅服太監懷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儼然與吏書王恕王竑李秉並卓矣卓

矣

林見素在家劉瑾薦起撫四川具本奏辭曰宜以知巳爲報然不忍坐視將亂將危而不之救草疏與御史陳茂烈議無可托寫本又無可托賫進相對飲泣而止及赴四川稍續前稿令教諭范府謄淨奏上而瑾巳擒復上疏慶幸忠臣之愛君如此萬曆庚子余典闈試策問人才以公爲首督學沈泰垣爲刱顓祀

嘉靖初以抄沒錢寧等房屋給皇親邵茂等此細

事乃工部議量留言官余瓚等又以疏爭如何動得聖主

汪鋐亦有好處在都察院時有羅增者南城縣人爲族人所誣其子鈇詣登聞院七上章皆格不行又再詣闕泣不絕聲汪鋐之爲奏聞釋之事始終凡三十六年矣卒得終養鈇之篤孝不必言而其時當事者皆何如人耶

蕭何轉關中粟以給滎陽成皋之軍是實乃近日一討臣上疏曰蕭何轉餉韓彭因以成功韓彭用

兵何地而藉得以聚濟之邪

攻上官

胡夢豸不知何許人舉人司教萬曆初年奏爲條陳學校急務遵復祖制申明臥碑以正士風事下部立案陞河南某府推官江西巡撫潘季馴疏武寧萬載二縣盜賊之區并德化永豐沖煩之地乞用甲科胡復奏爲庸邪大臣悖違祖制蔽塞賢路事潘自陳部覆奪夢豸官

千戶鄭一麟奏撫按孫鑛等遲玩乃萬曆丙申年

事

攻大臣

一科臣攻大臣云且今大臣之舉動亦可異矣謝
過則重伐其善言去則厚覬其留既陽為必去之
形以乞憐主上又陰為復留之勢以駭制羣情諂
淚交流方搖尾而掃地雄心未歇更礪齒以待人
語極嘔心而元氣已斲大臣到此地位其人其時
可知矣

叅屬官

有按臣參一屬官云一目已盲未盲者兼爲阿堵所遮七竅巳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線不過描寫貪字耳何作巧乃爾

發私書

近年有某官以事回籍投書給事中李某李發其書上聞其人遂得重譴書中必多乞哀之言陋則甚矣然直置之不答可耳亦何足凟君父之聽即凟聽亦不過尋常摧枯拉朽舉動非有大關繫而票云舉發私書忠直可嘉著與紀錄李後亦以考

察去官

譽人不憾

劉子翼字小心在隋為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退無餘言李百藥曰子翼譽人人多不憾

報恩不受

張弼脫李大亮之死後大亮貴求弼不得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一日識諸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大亮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願悉臣官爵與之帝為遷中郎將代州都督弼

之行誼更在丙吉上蓋吉爲大臣且君臣之間誼不當言如弼處卑位有活人之德其人貴顯相遇而不言旣遇而不任受聖賢豈有過哉

文官嫉娼

郭子儀困於程元振魚朝恩猶曰宦官可言也至李晟困於張延賞延賞文臣爲宰相而嫉娼大功臣殆逢迎德宗猜忌之性故爲此憸計眞可恨可殺其子弘靖陷于幽州天所以報也晟祀于武成王廟位在十哲宋孝宗黜之則湯師退所爲湯殆

延賞之後身而論者猶謂晟訐奏失大體余謂此

正大體不可失也

韓裴

令狐綯薦裴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裴休持不可

而不能奪故事初詣省視事丞相送之施一榻堂

上壓角道而坐坦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

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駭愕以爲

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坦性清儉子娶楊收

女嫁具多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今受辱于

休休好佛亦非汗士而相阨如此此中必有故然休固失矣方悍然出省坦宜何如自處力辭之可也坦後拜相從子贄昭宗時亦繼其位帝疑其外風檢而矖帷薄以問學士韓偓偓曰贄咸通中大臣坦從子內雍友合跌蕩以居故臧獲猥衆出入無度殆此致謗帝為釋然偓真長者遇他人坦難乎免矣偓又解陸扆之阨

王謝

江左之晉必稱王謝王氏輔元帝號稱中興在位

不聞謝氏一人謝氏破苻堅最爲上功在位者亦不聞王氏一人豈天之生才隨時各聚一族抑亦有褊心阻抑不相容耶如謝安與王愉翁婿成仇便自可見

呂霍意見

張永嘉入朝南九卿約呂仲木往賀以不識面辭既卒約會祭乃不拒曰今自合從衆永嘉滑而狠歿後家中有攫攘事聞於御史霍渭厓在南京爲仲木冀力保其家呂與書責其何私黨姦且云其

一變爲正人霍復以書辨稱永嘉十善呂不應事遂止二公議禮原不合霍之約呂可謂不智焉西玄爲呂作墓誌言永嘉暴横其鄉侵田宅無數事或有之宜其後之不振

渭涯生而重瞳既病或言嘗考命書者公言志定即命定自疑夢兆不佳兩子在遠曰死斯巳矣尚借千百歲耶門人約御醫王璵候問王曰尚可藥但曾辱吾家奪吾弟監生藥如不效誰任其咎乃止既革張目旁覩口稱天地間道理次日卒矣嘉

靖庚子順天試其子若館賓不得與欲上疏摘錄文及卷之疵謬并半者納賄事門人李中麓力止不聽李又復書言所中卷多可觀諸子進取不必在一時安知本省無入格者遂碎其疏不果上而予與瑕中廣東第九已不及見其性之刻急如此然則陳術王文又何憔焉是年順天典試者爲童承敘李學詩吁亦危矣

解怨爲德

我湖張莊僖公永明掌臺篆爲給事中魏時亮所

劾請致仕去魏新進未知公之素而張之親吳某
托公求吏部不得怨公而搆之魏者公既去衆知
所自來吳考察奪官魏江右人居官清整後副院
虒莊傃少子天德行取至京深慮舊郄魏聞之引
見且謝曰少年入流言誤彈劾公終身爲恨今乃
得補過遂薦入臺蓋君子人相處解怨爲德如此
魏長身謌謌余初第猶及見之後官至尚書
莊傃爲蕪湖令拜南給事中天德亦令蕪湖後父
子並祀于縣

忘怨感德

新昌呂光洵之父豪于鄉縣令曹祥扶之卒爲善士曹祥太倉州人也光洵爲御史按太倉詢祥祥已忘前事光洵語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其後盡載恩十餘年如一日也留竟夕譚乃去且厚贈之祥爲循吏不必言矣若光洵父子不以爲怨以爲德不忘亦不諱而懇懇致謝賢于人遠矣光洵官至尚書有名

忘怨釋罪

金誠字誠之籍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指使麻張最無賴槩之詬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雜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泣曰讀書冀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行賄乃免永樂丁酉誠領解首明年進士爲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埜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于堂官釋其罪張造誠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誠敦朴人以壽終

仇怨相遇

凡人仇怨能解為上其有仇怨在貧賤而富貴偶然相值者尤為不幸當求善處之策歙汪雅堂公名在前隆慶戊辰進士嘉興司理陞刑部主事罷歸凡二十餘年余辛卯謁吾師許文穆公師曰此中惟汪雅堂好客盍往拜之相見恂恂公築小園曲折甚有致治具精甚盍明幹有用才問其罷官本末不答後訪之則其父原平湖丞為劉尉所搆太守徐撕之公方為諸生蒲伏請罪徐不為禮竟遂其父明年公鄉舉聯第司理嘉興二人尚在徐

慚郊迎劉自縛請罪公本不敢兩人中疑厚爲備
徐入覲敗官疑出於公訐之俱罷豈非冤對不能
避者乎要之選時亦可避而官止於此避亦何益
汪入庚午棘闈收馮具區先生旣沒馮爲墓誌云
雖耀俗稱終虧遠到耀之一字亦可思已

一善謔

具區與賀伯闇吏部同年賀長一月以文字相知
馮旣貴賀尚滯諸生馮善謔賀矜莊自律相會馮
故以謔語挑之賀大怒愈怒愈謔賀無如之何至

拂衣去且怒且駡焉只笑謝致書日果不出吾計中也賀無如之何亦一笑如初朱生日兩公心事真如青天白日扁具先生能遊戲三昧而賀去之遠矣

具扁得寒疾五日不交睫忽大鼾臥寐而汗如沐日方鼾時夢出門見遠山蔽天身入空室中如紗厨外錯星霞手拭之不也行里許大游中萬山色正如鬱藍金碧相射濤聲雷震其澄徹處皷龍鬼神可数指也仰視諸山秀色可餐忽已在足下聳

身而入兩隸前導啓朱門中有偉丈夫數十以旌幢迎庭中樹多異香風吹作聲如絲竹階砌峻整宮宇弘麗皆有封識俄然洞開其中物似光妙所成又似家所常御出門返顧其額曰宛委之山云夢之九年新春正啜粥箸墮地不能拾屈一臂以枕呼之不應逝矣或夢之爲城隍神呵殿出門而郭明龍五歲時目忽盲夢神人抉之復明舟火燎鬢有神赤面自火中引出歸拾舟登陸墮水滅頂若有木踐而升渡江風作舟側且覆亟泊蘆洲露

宿終夜猶吟詩不廢生時三夢爲城隍神入廟治事事歷歷可指數沒之前二日夢城隍神約日交代如期而卒

其區不甚敎子每歎曰人生自性苦苦督訓多費物力供師友之奉眞癡人也築精舍于孤山曰得附林處士足矣并買舟西湖二女侍歌舞甚適不能飲惟作茗淸香與衲子爲伍亦逍遙地行仙也

評者曰拋却　富貴易并忘子孫難

奉師友

黄魯直居滄州有廣人林師仲者往謁之勉以敎子曰人家有貲咨動輒費數千乃不能捐百千奉其師友非善計也師仲兄弟感其言創義齋以敎遂有登第者至今振振不替云

師弟子禮

孫明復居泰山孔道輔往謁見石介事明復執杖屨甚恭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此語却不然魯固素多禮義者

門生天子

張後胤字嗣宗崑山人唐太宗微時嘗從受業後即位召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對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勝于先聖帝爲之笑此眞所謂門生天子也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甕力問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卒年八十三考後胤與羣臣以春秋酬難則所授之經必春秋也宰相張鎰卽其後

逝家

陸務觀云前輩過逝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旣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祖父乃就坐

巢谷袁炎

巢谷字元修徒步省二蘇於海上因得立傳垂名後百六十年有袁炎炎嘗學於吳潛潛謫循州往從之有力阻者數日豈可使巢谷專美于前哉潛亦爲立傳

死不忘友

賈餗與沈傅師善餗拜相傅師前死常夢云君可休矣餗寤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然亘奈何餗以李訓謀覆族然實不與訓謀也若傅師者亦不忘友今之翻面弄舌者可以媿矣

鵲橙

張司令元時人㕥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名往迎之鐵崖謂其不知書非應司令乃延鮑恂爲師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席間以妓奉酒妓名芙蓉酒名金盤露鐵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即應

聲曰楊柳頭邊鐵笛風葢楊又號鐵笛道人故也

鐵崖撫掌笑曰妓能文其主可知矣辭去時司令

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鵲糧鐵崖素愛鵲不能御隨

訪顧阿瑛召阿瑛之隣人貧者分給之而去

舊寮執禮

況鍾守蘇州與吳江叅政平思忠有禮部舊寮之

誼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

欲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耳其見敬如此思忠居

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

子畏眞心

唐子畏長于文衡山自請北面隅坐其書云非面伏乃心服也項乞七歲爲孔子師子路長孔子十歲詩與畫寅得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北面而走矣寅長于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爲師求一俯首以消梤澄滓之心非徼徼爲異亦使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規矩丰度徵仲不可辭也袁郎中歎曰眞心眞話誰謂子畏徒狂哉

子畏知已

子畏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其年應御史科不見
錄太守新蔡曹鳳薦之得隸名未曹初因文溫州
見子畏文奇之曰此龍門然犀之魚不久將化去
蓋子畏知巳第一人也

子與好客

徐子與先生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
負能詩介蔡子木先生薦之子與蔡作書戲言客
自喜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求易也
子與得之大歡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贈以詩

日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客猶得意傳示爲重

公瑕設像

吳中周天球字公瑕善大書少爲文徵仲奬賞感之甚設像中堂歲時祀如祀先與王百穀稺登相左見即避去萬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無子子弟之子長康亦夭無子以甥邵姓者爲嗣亦不克終

扮虎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窓友也程先中甲科授咸陽令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人不與相見鄭乃告乞數文作回路費亦不與在途不勝狠狽後鄭中二甲除差直隸公幹程以事調獲鹿縣丞又被告贓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敘舊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答至晚命戲子演戲宴程鄭私喚戲子具言前事戲子領命因扮二虎一虎先銜一羊自食旁有餓虎踞地視之虎怒吼銜羊而去他日餓虎得一鹿前虎尤餓甚欲分

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銜竿不採楸今朝獲
鹿敢來求縱然掬盡湘江水難洗當初一面羞程
遂解印步行以歸

湧幢小品卷之三 終